

评弹

## 换子而教

朱中仕

前两天,在食堂偶然碰到好久不见的师妹,随口来了一句校园式问候:“Good are you?”(读书时同学间谈谐语:还好吧?)

她问道:“师兄,痛苦着呢!”

这位“三高”牌师妹向我诉说起教育孩子的苦恼:数学题目讲了多少遍,考起试来,还是一塌糊涂……带去弹钢琴,这么简单的几个指法,就是教不会……恨起来,就去打孩子,打过了,自己又难过,你说痛苦不痛苦?!

又一个“一做作业鸡飞狗跳,不做作业母慈子孝”!

我说:你呀,孩子迟早会被你打傻掉的……

于是,我就以过来人的资格向她布道起育儿经:孩子读书不宜由父母去教,尤其是读书人的孩子更不要自己去教。一种情况,本身读书不多的父母,自己对孩子所学的内容是一知半解,怎么去教孩子?!教也是“以其昏昏使人昭昭”。这是小学老师开家长会时反复强调的一点,确实是有道理的。另一种情况,读书多的父母,自恃足够的知识保有量,亲自上阵教孩子,效果也往往是适得其反。

因为,一来读书人常有个心理误区,认为自己能读书,孩子也应该能读书,如果孩子考不好,会有自尊受损的愤懑。二来读书人自己经过多年磨砺积累,拥有足够的知识量和认知力,看孩子学的内容都像1+1这么简单,以致于见孩子学不会就会非常气愤。

其实,对孩子来说,所学知识都是有一定难度的,这里面存在着对难度感知的不对称问题。三来因为是亲生的,父母意识深处对孩子有较为蒂固的“产权”意识,教不会,考不好,(孩子烦起来)还敢顶撞,火头上免不了会动粗的。这样,极易产生两个结果:一是父母很失落,痛苦于满腹知识传承不下去;二是孩子很焦虑,整天提心吊胆,特别是考试时很紧张,唯恐考不好,心理压力很大,极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。

其实,古人早就看到这些的。从前乡村社会里的手艺人,像木匠、泥瓦匠、乐师、厨师,甚至有些所谓中医世家,孩子承接上代手艺,最先起步都不是跟自己父亲学的,而是同行之间互相换着教,你教我孩子,我教你孩子,等到学徒结束后,师傅置办一套工具相赠,再各就各位,回到各自父亲的手下做事。这种传授技艺的方法,一是可以避免父亲有可能对孩子的粗暴教育;二是能学得一些别门的技术,有利于技术融合精进;三是有利于增进同行之间的联系和感情。

事实上,即便是现当代的学问家也是不大亲自教孩子的。据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之子华俊东介绍,他从小读书的时候,碰到一道数学题做不上,就去问父亲,华罗庚看了一眼,脸一板:“去,自己去想!”

孩子读书,关键取决于内生动力,自己要读才有用,父母最大作用应是在这个“要”上下功夫。上世纪30年代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维果斯基“最近发展区”理论揭示:教育孩子的关键不是帮助做几个题目,而是协力助其跨越发展区,即从“现有的独立解决问题的水平”提升到“通过成人或更有经验的同伴帮助而能达到的潜在发展水平”(两个水平之间的区域称为发展区),这里的“帮助”主要是指前景预期(给出一个孩子可以实现的目标)、示范引领、启发提问、外在监督等,因为所有孩子都先天获得人类物种性的(高级)心理机能——有目的的感知、逻辑记忆和抽象思维等,而且是在与同龄群体和成人交往中得到进一步强化。

所以说,为人父母者不要好为孩师,不要给孩子做这道数学讲那篇语文,不要整天盯着孩子考几分,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孩子心智状况合理设定递进连续的发展区,并通过自己走正道做正事加以引导,同时加强孩子的养成教育和日常监督,激发孩子通过自身努力去一步步实现一个个发展区的跨越,积小胜为成功,实现孩子的健康成长。

为了换着教孩子读好书,首先自己用心读书吧。

孩子读书,关键取决于内生动力,自己要读才有用,父母最大作用应是在这个“要”上下功夫。

忆往

## 父亲的早茶

吴明火

父亲的早茶,是他生前必修的早课——小茶馆去得早些,大茶馆去得晚些,去茶馆不仅是为了喝茶,更是为了揽活。

那时,父亲是搞建筑的,从杭城江干到湖墅给人造了不少木结构的房子。在茶馆与茶友闲谈碎聊中,他得到一些哪里需要造房子,哪里需要修房子的信息,然后介绍、接洽、拍板、成交。事成以后对茶友的酬谢也在茶馆,如果中途有什么变化或纠纷,也多在茶馆摆平。早茶对于我父亲来说,至关重要,重要到关乎一家人的生计。

我七八岁的时候,父亲就开始带我去吃早茶了。最早是在清泰街的一家茶馆,后来房子搬迁以后,在望江街的一家茶馆。

我们去得很早,有时天蒙蒙亮,有时天未亮。其时茶馆炉火正旺,搁在灶上的大铜茶壶,已冒着热气。店堂里茶客还不多,零零星星地散坐在各处。我们进店后就和茶客互相打着招呼,在一个经常坐的位置上落座,父亲会把长条凳向茶桌移近一些方便我坐下。这时,茶信就提着长嘴铜壶在我父亲面前的瓷茶壶里手起水落,滴水不漏地泻下一注滚烫的开水,此乃茶信的看法本领。

过了一会,有十多张八人座的茶桌,先先后后坐满了茶客,店堂里喧哗起来,卖烧饼油条、条头糕、方糕等早点的小贩也在茶馆里进进出出。这时父亲就会起座到附近的羊肉店买刚出笼、用荷叶包着的羊肉,五分钱一包的羊肉骨头、一毛五分钱一包的白切羊肉,拿到茶桌上还是热呼呼的,羊骨头父亲吃,羊肉给我吃。当然,羊骨头也不全是骨头,也有带着肉的,凑巧买到筒儿骨还可吮吸骨髓,有时也会搭个什么饼或糕,我吃得津津有味。吃完早点,父亲就开始与茶友们联络起来,去灵市面,谈生意去了。

行走

## 哈尔施塔特的风铃

徐哲澜

奥地利小镇哈尔施塔特宛如一条飘逸的丝带游走于山间湖畔。潮湿的空气夹杂着啤梨树和盐矿的奇妙气息,是这座小镇与生俱来的文明。湖岸边的木屋上是水位的年份表,注视水中,参差不齐的朽木浸泡在水中绿得发黑——这是一座生长于湖中的古老城市。

小镇居民对木头情有独钟,漆黑的斜屋顶,五颜六色的墙柱,多种样式的窗棂无一不是木头的杰作,湖泊中鳞次栉比的木屋就像高原上此起彼伏的七色花,他们是祖先留下的至宝,是这座城市的胎记。

小镇居民对木头的钟爱是有缘由的。哈尔施塔特人的祖先开采山盐,而保护他们安全的就是“木滑道”。小镇广场上竖立着的背着大木桶的盐矿工人雕像,就是这段历史的刻印。

鲜花是房屋的灵魂。为了不同于别家,小镇居民用鲜花装饰起木房——房间的吊兰,阳台边的酢浆草,墙边爬着的两色月季,门框上的爬山虎及栅栏下的牵牛花仿佛是从莫奈笔下诞生的颜色。街道两边是密集的店铺,大大小小的手工制品陈列在窗沿边,店主

那时,杭州有几家大茶馆,有时父亲也带我去延安路(那时叫延龄路)上的雅园吃茶,这是当时杭城有名的高档茶楼。去雅园就不起早了,一般在七八点钟光景才去,进店堂已见茶客满座,茶信们给茶客揩脸的热毛巾把,在茶客头上飞来飞去,揩毛巾的和接毛巾的都不会失手。

茶堂里还有叫卖香烟、瓜子的人。父亲也认识一些茶信,他们就会帮着找个空位,然后就泡上茶来。过一会儿,父亲就对我说,坐在这里不要走开,我去那边坐坐,就抽身去与茶友们攀谈,有时也有茶友到我们桌上攀谈。我就吃着茶食,眼睛东瞅瞅,西看看。

大小茶馆气场不一,但都有大书先生说话,书目有“水浒传”、“金台传”、“包公传”、“施公案”、“七侠五义”等。惊堂木一拍,场子就静下来。说书人说了一回书后,他的助手或堂信就会喊一声“打一圈”,然后托一个盘子挨桌儿向茶客们讨赏,收取听书资费。五分、一毛随意,有的给,有的不给,一圈走下来,盘子上也堆着一沓钞票了。然后接着听大书先生的“下回分解”。泡的茶叶,基本都是大众化的普通茶叶,也有高档一些的,但品种不多,大约也就两三种,不像现在的茶室,品种五花八门有十多种。所以,那时的早茶,价格低廉,受众面广,很得市民百姓和生意场中的男人们喜欢。其时大小茶馆的茶客不论身份,三教九流,各色人等都能融合,很少有打架斗殴的事情发生,大家约定俗成友好相处,守道德遵规矩。

父亲的早茶,让我的童年开了眼界,印象深刻,那时的茶馆不但是个休闲场所,也是一个社交场所、信息场所、生意场所,热闹活泛,很有点清明上河图上那种茶楼酒肆的太平风范。

丝毫不担心货物,只是马不停蹄地接待着店中的顾客。年迈的老人拄着拐杖驻足在面包店前,店员立刻停下手中的活,老人与店员笑谈,咖啡厅里飘散着香醇,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……

风起,先是一点轻响,像细针掉落在光滑大理石地板上,紧接着便是叮叮咚咚接连一片,如精灵急促的脚步——原来是风铃。居民们将对生活的祈盼凝于亲手制作的风铃,转换成属于小镇的语言。

哈尔施塔特有许多的小巷,小巷的底端,有通往高处的石阶。这是一座城上城。遗迹之上有民居,民居之上有仙居。沿石阶而上,人烟稀少,荒草丛生,油绿的青苔,破碎的墙角,生锈的斧头,似乎是无人问津,可鲜花依旧被整齐修剪,这是哈尔施塔特人对生活的热爱。

“叮叮……”风铃随风入耳,在一堵墙上,陈列着居民制作木制品用的工具,它们见证了小镇的诞生、繁华、落寞、兴起。踏着脚下的青石板,向日葵向阳而生,金色的花盆正如这座小镇生命的底色。